

“小物”有故事

□赵珩

《五十小物》应该说是一本体例特殊的小书,它既不是文物画册,也非有关收藏的著述,而是从我家保存的文献和实物中选取略有代表性的部分小物件,稍加梳理编辑而成的一些旧物展示。

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和大变迁,每一个家庭与个人也都身不由己地随着这样的动荡和变迁与之俯仰,许多旧物也自会在这种动荡中湮灭或消失。今天的年轻人能知道三代以上的事迹者已属鲜见,更不要说父辈或祖父辈的遗物了,其实我家也与大多数家庭一样,经历了百余年的动荡与变迁,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仅是十之一二罢了,即便如此,也算得十分侥幸。

从我的太高祖开始,出了三代进士,即太高祖达纶,高祖辈的文颖、文起兄弟,曾祖辈的尔震、尔巽、尔萃兄弟,我的亲曾祖尔丰虽非进士出身,也做到署理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于是才有了“一门六进士,弟兄两总督”之声誉。其实,书中所收录的“小物”多已与我的家族无关了。

这本小书所遴选收录的旧物十分芜杂,于是分别编成五辑,第一辑是由近及远的若干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如我七十多年前在协和医院的出生证和产房腕带,父亲和祖父的墨迹手泽,曾祖辈的印章,度日,几至殆尽。

高祖的楹联墨迹和太高祖的《枣花轩试帖》,以及如陈半丁为母亲结婚画的荷花、启功赠父亲的扇面、我家祖孙四代小时候都玩过的玩具等。这些虽算不得什么珍贵文物,但是对我来说都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第二至三辑多是一些颇有意趣的陈设与文玩,如祖父和父母用过的一些文房小物,母亲在上世纪50年代收集的一些中外文玩等。有几件黄花梨和紫檀的家具,也都是几十年来使用的东西。这些也都算不得珍贵文物,却承载着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

第四至五辑是从现存的自家收藏中拣选的部分扇面、成扇、书画、碑帖等,这些东西大多是祖父藏品的一点遗存罢了。我的祖父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小鸥波馆主人)可算是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收藏家,与津门的韩慎先、张叔诚等都有往来,彼时北京琉璃厂肆的东伙也经常穿梭于我家。20年代景朴孙去世后,许多藏品由我祖父购买收藏,尤其在书画碑帖方面,可算北京一大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祖父坚决不仕,杜门谢客,深居简出,于是变卖度日,几至殆尽。

我父亲的工作经历是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他将大半生的时间与精力都贡献于古籍整理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从来无暇收藏鉴赏。倒是母亲在做翻译工作之余,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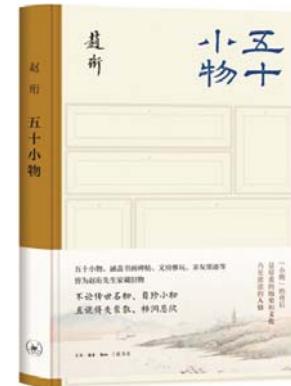
欢收藏些中外古董,但与祖父则完全是不同的收藏理念了。因此,《五十小物》收录的若干件东西中也有母亲的藏品。

我常说,我不是收藏家,充其量算是个“守藏家”而已。《五十小物》完全不同于王畅安先生的《自珍集》,那是畅老和袁荃猷先生两位一生的集藏,有他们的心血,也有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本《五十小物》所录的不过是我家部分藏品,而我更多的则是叙述些小物件背后的故事而已。

由于百余年来社会巨变的影响,一家一姓能保存下来的物件十分有限,多是一两代而已,苏州过云楼顾氏能承传五代的已属罕见。我家寒素,并非收藏大家,也就是到了祖父这一代才有些积蓄而已。父亲也从未将其视为财富,仅仅以此作为对先人的追念。何况,以一家之力而世代承传,虽是许多收藏家美好的意愿,但是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历代藏家如项子京、梁清标者也不过一代而终,天籁阁圮,秋碧堂空,这也是收藏者最终的归宿。然而,通过民间的收藏而使许多文献和文物能得以保存,却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五十小物》也只是从尚存的小物件中撷取若干,谈不上是什么“著录”,更没有“子孙永宝之”的奢望,但是,对文化承传的愿

望却是在的。

(本文为《五十小物》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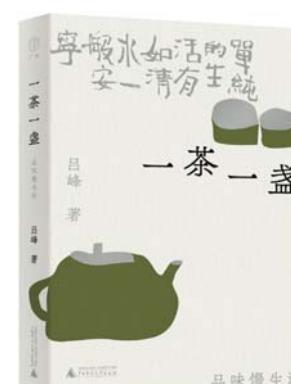


《五十小物》
赵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细述书画碑帖、文房雅玩等所藏旧物的来源,介绍历史背景,解析文化内涵,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情怀与人情温暖。



《学者天地心:
十四位学人访谈录》
李怀宇 著
团结出版社

本书收入了陈平原、葛兆光等十四位学者的访谈,触及校园、名师、同窗、家庭与对当下的深刻思考。



《一茶一盏:品味慢生活》
吕峰 著
广雅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行走于各地的茶山之间,记录茶人茶事,从生活、闲情、故人、万物四维出发,发现一盏茶里蕴藏的慢生活智慧。

从“闻道” 到“敬业”

□李怀宇

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宇宙的变幻与人生的无常,产生了无数的问题。前路漫漫,引人上下求索,穿越古今,追求真理,愿得宇宙人生大自在。

在学术天地里,孔子“闻道”,启迪无穷。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探究从师求学之理,更切中时弊;苏轼赞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追求真理之风,历经千百年而绵绵不绝。现代做学问说穿了无非“敬业”。从“闻道”到“敬业”,正是学术的真精神。

古往今来,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怀抱虔诚的信念,抛却俗世的纷扰,往往能领略崇高的境界。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说,在学问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不仅研究学问如此,就我们所知,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是把全部心力放在工作上,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唯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为学术而学术,可见“天地心”。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贯古今。朱熹《仁说》首句即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物得之以为心。在《语类》中更有详论,天地之心,是指大宇宙;一人一物,是一小宇宙。王阳明则把良知的感应来融通心物,说明天地万物之与我一体。《传习录》中有一段很妙的对答。“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尝闻人是天地的心。”而王阳明拨云见日:我的灵明,便是天地的主宰。

关于“学者天地心”,我们可以醉心于王阳明诗意的描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我们也可以从爱因斯坦的人生信念中得到启发:“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中西学术上有相通之理,古今学者亦有相近之性。学者好以朱熹代表理学而以陆九渊代表心学,谓朱主“道问学”而陆主“尊德性”。朱、陆的鹅湖之会,所谓学术之异,是指“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冲突。章学诚分别清代的朱、陆为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两者之间的歧异是:“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伯林分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狐狸”与“刺猬”两大型,便借用古希腊诗人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伯林的“狐狸”与“刺猬”较之章学诚的朱与陆,“狐狸”正似章学诚笔下的博雅考证学家,而“刺猬”则似运用别识心裁以成一家之言的专家。今天的学术世界,博雅与专家依然各具气象。

2019年深秋,友人带我到北京大觉寺看千年银杏,忽见匾上“动静等观”四字,竟联想到朱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说。而后三年,多是闭门静坐读书。陈白沙为学于静坐中养出端倪,而见鸢飞鱼跃之妙。动静之间,对万象有更深的观察和思考,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

人生如逆旅,你我是行人。奔波路上,但求此心光明,而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养浩然之气。

以茶问安

□吕峰

茶,古老且美丽的植物。辟地种茶的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民间对茶的解读颇有趣,人在草木间即为茶。茶生于自然,承天地之眷顾,与物候、时令、风土生息与共。一盏茶里,有四时之美,有草木之气,有世味之欢,有浮生之乐。《一茶一盏》记录了我所际遇的茶,以及与之有关的故事、传奇、风情和人情冷暖。有一盏茶,我便能静观万物,且安然自得。

我喝茶,无规律可言,绿茶、青茶、白茶、红茶、黑茶、黄茶,都喝,各有各的妙处。新采的绿茶是必喝的,我称之为尝鲜,如西湖的龙井、洞庭山的碧螺春、黄山的毛峰、宜兴的雪芽。春天的茶春天饮,如同把春天纳入胸腔,全身都受用,从内到外,都浸透着酣畅与快意。白茶是常年喝的,从银针到牡丹,再到寿眉,各有各的味,各有各的好。我尤喜五年以上的寿眉,用壶煮着喝,春花烂漫时煮,夏雨滔天时煮,秋月高悬时煮,冬雪肆虐时煮。煮个三五分钟,一屋子药香、枣香、粽子香,醇厚、香甜,有岁月之滋味,有光阴之况味。

烟半生闲。读书,听雨,喝茶,看落花,人生美事,不过尔尔。读《清嘉录》,书中有“梅水”一条:“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说此水煎茶甚好,存于瓶中,可经年。此水易得,我曾收了几瓮,可惜因种种原因,未敢用来煮茶。不过因梅水,我又按前人之法自窨梅花。梅花将开时,摘半开之花,置于瓶中,取一两盐,炒后,撒之,密封,置于阴处。吃茶时,投入三五朵,沸水泡之,花头自开,有冷香气,甚美。

美食配美器,喝茶亦是如此。《遵生八笺》里写了茶具十六事,《茶经》里写了茶具二十四种,分为采茶工具、蒸茶工具、成型工具、干燥工具、记数工具、封藏工具等。这些均属长物的闲情,亦属闲人的风雅,我辈亦不能免俗。从茶壶到茶碗,从壶承到杯托,从盖置到茶宠,只要入眼入心,我皆收入囊中,如梅花石瓢紫砂壶、青花釉里红盖碗、五子登科粉彩缸杯等,皆是我心仪的物。那些器物无论大小,都有一段来由,都有一段过往,也都有一段记忆,它们带着光阴的气息和温度,于宁静中透出闲适,于闲适中又闪着智慧。

是啊!人活一世,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遇见,遇见人,遇

见万物,遇见万象。于我而言,每一次遇见都是久别的重逢,它让生命的枝头缀满葱郁的绿意和芬芳的花朵。因茶,我得遇更多有趣之人,有僧者,有道人,有歌者,有舞者,有诗人,有画家,有隐者,有茶农,有摆渡者,有捕鱼者,有侍茶人,有手艺人,有古籍修复者。我与他们,因茶而相遇,或者说在一盏茶里相逢,实在是幸事。

生活是一蔬一饭一食,亦是一茶一坐一吃。一盏茶,让我生欢喜心,生清净心,生从容心,可观物相之大美,可养精神之高洁。《一茶一盏》看似写茶,实则以茶为媒,写时光深处的人与事,写生命中的遇见,抒发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亦诠释一盏茶汤里的文化因子,以及如何去发现寻常事物背后的隐秘美好,如何与万物荣辱与共,让我心有所系,让我情有所倚。

人生天地间,繁华也好,落寞也罢,鼎沸也好,寂寥也罢,无需太过在意,只需遵循自己的内心行事,以懂得的心去体悟、去享受,定会通到内心的光亮之处。明人陆绍珩以为,“一生清福,只在茗碗炉烟”,我信以为然。漫漫人生,有茶喝,有闲喝茶,即是福分矣!